联合国 S/PV.7699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一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六九九次会议

2016年5月26日星期四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阿布拉塔先生	(埃及)
成员:	安哥拉	加斯帕尔•马丁斯先生
	中国	吴海涛先生
	法国	拉梅克先生
	日本	冈村先生
	马来西亚	阿德宁夫人
	新西兰	陶拉先生
	俄罗斯联邦	伊利切夫先生
	塞内加尔	塞克先生
	西班牙	奥亚尔顺 •马切西先生
	乌克兰	维特恩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威尔逊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普雷斯曼先生
	乌拉圭	罗塞利先生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拉米雷斯・卡雷尼奥先生

议程项目

非洲和平与安全

萨赫勒区域的挑战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6-14852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下午3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非洲和平与安全

萨赫勒区域的挑战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下列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主任穆罕默德·伊本·查巴斯先生；助理秘书长兼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执行主任让-保罗·拉博德先生；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Monique Barbut女士；以及乍得土著妇女和民族联合会协调员Hindou Oumarou Ibrahim女士参加本次会议。

我代表安理会欢迎伊本·查巴斯先生在尼亚美通过视频会议参加今天的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下列人士参加本次会议：非洲联盟马里和萨赫勒问题高级代表皮埃尔•布约亚先生和欧洲联盟萨赫勒问题特别代表Angel Losada先生。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现在请伊本·查巴斯先生发言。

伊本·查巴斯先生（*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安全理事会再次给我机会向其通报西非，特别是萨赫勒区域和平、安全与稳定所面临的挑战。我从尼亚美发言。在这里我刚刚会晤了穆罕默杜·优素福总统。这是我萨赫勒五国之行的一部分。这五国处在人类抗击气候变化斗争的前沿。本次通报结束后我将直奔瓦加杜古；关于气候变化对于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我肯定会带去我本人的希望和安理会的关切。

一段时间以来，西非和萨赫勒一直面对多方面的挑战。从达喀尔到吉布提，气候变化是其中最重大的挑战之一，因为它直接影响安全、发展和稳定，因而对各个社会及其生计产生冲击。从这个角度看，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对人类安全的根本威胁。在海洋领域，自然资源监管不足，开采过度，犯罪活动和海盗行为威胁安全和经济活动。侵蚀和海面上升是又一严重威胁。

两个区域都经历各种未决的冲突，从尼日尔三角洲重新爆发叛乱和农民与牧民之间为稀缺并日益减少的农业资源的致命冲突，直到发生在马里北部和尼日利亚东北部并已蔓延到邻国喀麦隆、乍得和尼日尔的恐怖主义活动。这些威胁同有组织犯罪、贩运和暴力极端主义形影相随；而且从各方面看，气候变化使得本已周而复始的干旱更为频繁和危险，从而使这些威胁加剧。这一地域的内陆特征和交通联系薄弱更增加了局限性，阻碍了本可以提供就业和刺激经济的区域贸易。

在积极的一面，同恐怖主义活动的斗争开始产生显著和令人鼓舞的结果，这归功于有关各国之间强化合作以及伙伴们的大力支持。但是，在短期内，还要进一步努力，通过向多国联合特遣部队提供资金与行动支助，来支持乍得湖流域地区针对博科哈拉姆的军事行动；并提供援助，满足流离失所人员和难民的紧迫人道主义需要，方便他们返回安全地区，并帮助他们重建生计。

再向西，同样需要强化区域合作和持续国际支持来帮助萨赫勒各国应对继续从马里北部向西非和萨赫勒蔓延的恐怖主义威胁。联合国继续致力于在其任务授权范围内尽责，帮助该区域面对这些挑战。从长远看，人们日益认识到需要解决危机的深层原因，即欠发达，管理不善和伴生的贫困，而这些都至少部分地同气候变化有联系。

五月十四日在阿布贾举行的第二次区域安全首脑会议的主题是“为区域和平与发展巩固集体努力”。它证明了各利益相关方有意愿侧重于乍得湖的经济潜力，为该地区减轻贫困并带来发展。

在萨赫勒区域，联合国萨赫勒区域综合战略指导联合国系统多层面参与，解决该区域不稳定的根

源。在该战略的复原力支柱下占突出地位的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问题是该战略的主要目标。这一点可通过同萨赫勒国家间抗旱常设委员会密切协作来实现，该委员会支持环境监控和自然资源的管理。

博科哈拉姆来势汹汹，警醒人们注意气候变化对乍得湖流域地区产生的破坏性冲击。仅举一例：乍得湖的表面面积从1960年的22，000平方公里缩小到1985年的1，700平方公里。自那以后，又反弹到8，000平方公里，显示外部冲击变幻莫测，严重考验人们的应对机制。乍得湖虽然脆弱，却天赋丰富的多样性，为打渔、农业和畜牧业创造了机会。它为大约200万人直接提供生计，同时也是一个粮食出口枢纽，为近一千三百万人，包括乍得首都恩贾梅纳和尼日利亚博尔诺州的首府迈杜古里的居民供应粮食。

乍得湖的经济机会在过去带来大量的移徙，其后果在今天成为挑战。截至2015年，多达5千万人以乍得湖流域为家，而其资源却急剧下降。据料，到2030年人口会再翻一番。必须恢复乍得湖的产能，以预防将来的危机，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地区是尼日尔河流域地区。它是萨赫勒维持和改善生计，以及实现经济增长的巨大资源，但是由于极端气候变化以及作为尼日尔河流域主干的尼日尔河沿岸降雨量多变的影响，它已急剧萎缩。流域区有九个国家：贝宁、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乍得、科特迪瓦、几内亚、马里、尼日尔和尼日利亚。

这9个国家有7个在世界上最贫穷的20个国家之列。该流域地区的1.3亿人中高达70%生活在粮食无保障的农村社区——这种情况只会更糟，因为从现在到2050年，预计人口会翻一番。如若不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为这些国家做出真正协调一致的切实努力，以解决该流域居民面临的严峻挑战，待到河道绵延4 200公里的尼日尔河开始干涸时，将来可能产生可怕的后果。这在某些河段已现端倪。

我还要提及防治荒漠化的“长城倡议”。该倡议由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酋长于2005年提出构想，2007年由非洲联盟通过，并于2010年由参与国在恩贾梅纳签署。“绿色长城”是采取长期办法消除贫穷和边缘化根源的另一范例。事实上，由于尼日利亚一些地区的农民和养牛户发生致命冲突，安全局势不断恶化，这又一次提醒人们注意荒漠化的破坏性影响。

面对这些挑战，西非和萨赫勒国家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实施这些计划的责任在于有关国家政府，但是，由于安全支出增大，国家预算越发吃紧，我如今所处的尼日尔就是如此。利比亚和北非安全无保障以及圣战分子从中东回返等外部因素，是超出个别国家政府能力范围的挑战，要求国际社会采取集体行动。所幸援助已开始到来。欧洲联盟已宣布从非洲信托基金划拨1.2亿欧元安全专款——我想安杰尔·洛萨达大使可以确认这一点。

然而，乍得湖流域地区的人道主义需要有增无减，约有920万人需要援助。逾240万人被恐怖活动驱离家园，其中150万人是儿童。高达90%的流离失所者在接纳社区寻求避难，给这些社区的资源带来沉重压力，削弱了其抵御冲击的能力。尽管人道主义局势严峻，但在请求为该地区提供的5.35亿美元人道主义援助中，目前仅收到10%。

两天前，世界各国领导人在伊斯坦布尔聚集在秘书长周围，审议以何种方法和手段共同使世界对所有人温馨。在秘书长题为“同一个人类：共同责任”的报告（A/70/709）中确定的五项核心责任中，我要特别强调责任一“预防和结束冲突的政治责任”，以及责任四 “改变民众的生活，从提供援助到终止需求”，这非常适合乍得湖流域地区和萨赫勒的情况。

最后，我要强调指出，多年来，我在此引述的问题已经过透彻审查。现已查明问题，并确定加以解决应采取的系列行动。存在一些合理举措，但仍有一种挫折感，因为成果不尽人意。同心协力，合

理执行现有计划，将大大有助于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伊本·查巴斯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拉博德先生发言。

拉博德先生（*以法语发言*）：我们今天在此开会，讨论萨赫勒的安全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这是一种看法还是一种现实？鉴于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负责打击恐怖主义，我将仅从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对恐怖主义的潜在影响这一角度发言。

由于缺乏确定这样一种相关性的具体数据或研究，难以有把握地说存在这一影响。然而，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正如负责西非和萨赫勒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回顾的那样，气候变化可能是加剧人的安全无保障和更多冲突的因素。我们也知道，冲突助长恐怖主义。在恐怖主义团体激增的萨赫勒，便有一个例证。多年来，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西非圣战统一运动、伊斯兰捍卫者组织——在马里、尼日尔和利比亚，以及“博科哈拉姆”组织——在尼日尔、喀麦隆、乍得和尼日利亚，都从我所称的取之不竭的恐怖主义后备源中招募了恐怖分子。因此，必须预防冲突，消除其根源，以封堵恐怖主义。

然而，单是气候变化并不能促成安全无保障局面。它必须伴随有其他社会政治变数，如治理不善、当地在自然资源所有权上的冲突、 经济动荡及青年失业等。青年人缺乏培训和就业，促使他们从犯罪中寻找摆脱疏离感的办法，使他们能够哪怕是暂时地摆脱贫穷。这种失落感可通过主要以青年为目标的恐怖主义团体的行动导致走向激进化——不仅在非洲和萨赫勒，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如此。

最近，由执行局发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2015年在8个萨赫勒国家的边境人口中开展了一项研究，内容是他们对安全无保障和暴力极端主义因素的看法。研究结果发现，持续荒漠化和生态系统退化被视为人的安全无保障的一种形式，促使青年人走向暴力极端主义。我要补充说，“谁知道呢，走向恐怖主义行为？” 掠夺自然资源，如西非走私珍稀木材的活动，不仅导致生态系统退化，而且从长远来看，还可能使民众变得更加脆弱，由此对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平衡产生重大影响，从而为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和恐怖主义团体招募其后可能注定陷于贫穷的青年人提供了沃土。

因此，我要谈谈跨国有组织犯罪与恐怖主义的联系。安全理事会曾数次处理该问题，特别是在第1373 (2001)号决议中。该决议为委员会的反恐行动奠定了基础——我们的主席也是该委员会主席——也为处理跨国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联系的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 (反恐执行局)奠定了基础。安理会的立场非常明确，它当时表示，它

> “关切地注意到国际恐怖主义与跨国有组织犯罪、非法药物、洗钱、非法贩运武器、非法运送核、化学、生物和其他潜在致命材料之间的密切联系” （第1373 (2001)号决议，第4段）。

这些联系的确是萨赫勒地区——它是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地区——各国当局的一项挑战和关切的一个问题。我们统计了一下提交给萨赫勒各法院的案件，尽管可证明这些事实的案件较少，但它们完全有可能存在交集，从对于在恐怖团体控制区活动的犯罪团体活动直接征税——我们指的是控制着存在有组织犯罪活动地区的恐怖团体进行征税——到恐怖团体直接参与可谓是源自有组织犯罪的活动。

有组织犯罪团体和恐怖团体可能目标不同，其中包括那些影响到生态环境的目标。然而，它们共用犯罪手段或网络可起到彼此协助的作用。这是重要的一点。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称，2013年至2014年，所报告的贩运毒品、武器和烟草的金额共达近35亿美元。有鉴于此，我们在此必须强调，我们不知道这笔钱中有多大比例的数额直接落到了恐怖团体手中。

该地区本已很不稳定，如今其边界管理十分疏松、非正规经济规模很大、银行业务较少以及腐败都是另外一些因素，它们与气候变化一起，构成经由萨赫勒到北非或欧洲的贩运路线，特别是从南美洲贩运可卡因的路线、从北美洲贩运大麻脂的路线，以及向欧洲或亚洲贩运移民的路线，或是从利比亚或东非贩运武器的路线长期存在的促成因素。在萨赫勒，大规模移民——这也是全球变暖的后果之一——给边检机构带来很大压力，削弱了它们对这些恐怖和有组织犯罪团体实施的各种形式的贩运活动进行管制的能力 。

最近在巴马科、瓦加杜古和大巴萨姆发生的恐怖袭击表明了在该地区猖獗的恐怖团体，特别是宣称实施了这些袭击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和“穆拉比通组织”的行动能力。这种暴力也表明，这些恐怖团体能够对萨赫勒地区南部实施袭击，后者因为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马里稳定团）的存在 和“新月形沙丘”行动的开展而受到更严格的控制。它们能够绕过安全区这一点再次表明，如有必要，这些恐怖组织会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和灵活性。其行动原则是在人们没有预料到的地方实施袭击——在萨赫勒地区内外。 换句话说，必须大力强调，该地区任何国家都不会不受恐怖主义威胁。

当然，在乍得湖地区，由于尼日利亚安全部门已经行动起来，以及地区各国通过多国联合特遣部队采取协调行动，“博科哈拉姆”组织遭受重挫。然而，该恐怖团体继续通过大规模使用简易炸弹和自杀式炸弹手——其中半数是妇女，至少20%为儿童——残酷袭击平民。

就萨赫勒和平与安全而言，利比亚局势也是令人关切的一个问题。反恐执行局正在非常密切地关注该国恐怖主义威胁的变化，特别是 “达伊沙”及其附属团体在那里的崛起。其中我要强调，该恐怖团体在利比亚境内开设训练营，一些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可能在训练营接受训练，最终回到其原籍国实施恐怖行动。我们还需要密切监测“达伊沙”大肆招募马格里布和萨赫勒国家国民的手段，以及利比亚境内可能存在的它们的庇护所。由于欠发达、没有稳固的国家机构以及气候变化， “达伊沙”在招募这些人时很容易得手。

因此，利比亚——其沿海城市苏尔特存在“达伊沙”——可能成为一个扩张平台，因为它现在就是导致萨赫勒乃至欧洲不稳定的温床，而且仍是该地区各类武器扩散的来源地。在这方面，在尼日尔北部的萨尔瓦多山口附近有很多运送武器的车队遭到拦截。该山口历来是利比亚与尼日尔北部的贩运通道。由专家小组执笔的关于利比亚境内武器贩运活动的联合国报告强调，利比亚武器以令人震惊的速度扩散到包括马里在内的12个国家。报告强调不仅存在小武器和重武器，而且也存在地雷和防空系统。除了恐怖团体外，这些武器的流入也助长了萨赫勒的各类犯罪。

这些恐怖团体是一种复杂的威胁，而且这种威胁的形式、范围和手法在不断变化。这些恐怖团体的跨国行动能力在于其能够灵活适应变化、翻新手段以及迅速重组，同时在区域国家和国际社会作出努力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其杀伤力完好无损。 3月7日巴马科发生的袭击——这是约15年前恐怖分子将马里北部变为其前哨以来的首次袭击——以令人痛苦的方式提醒了我们。尽管蓝盔部队和追剿恐怖团体的部队采取了行动，但这些团体仍在萨赫勒猖獗活动。

由于这一威胁灵活多变、手法翻新而且适应力强，联合国及其会员国也必须本着法治和人权原则，制定迅速和灵活多变的对策，有效解决该威胁，同时充分利用各种国际合作机制。所以，安理会及其附属机构———— 反恐执行局； 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 (1999)号、第 1989 (2011)号和地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马里稳定团）；政治事务部和维持和平行动部——审议这些内容非常重要。秘书长西非问题特别代表指出——也正如他在

通报中强调的那样——亟需为萨赫勒当前问题找到政治解决办法，因为恐怖团体和有组织犯罪正在悄悄渗透进无法无天的地区，这给各国都造成极大伤害。

鉴于我刚才提到的事实，地区各国必须制定各种措施，防止其境内发生恐怖袭击，或至少减少这些袭击的影响，以确保没有无辜生命损失，而且恐怖主义行为不会不受惩罚。这就是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通过其2016年4月以来对该地区的一系列预定访问所传达的信息。

显然，整个联合国系统正在加强其合作与协助，处理气候变化问题以及支持可持续经济和社会发展，以便切实消除恐怖主义和武装冲突。但若不加强遭受冲突和恐怖主义之害的地区——萨赫勒就是此类地区——的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这些努力就不可能成功。所以，我概述了上述情况。所以，在我们看来，兼顾安全与发展两个方面的《联合国萨赫勒综合战略》是处理以及如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框架。

区域一级非常及时地采取了安全与发展并重办法，建立了萨赫勒5国集团。执行局不遗余力地推动开展必要的区域合作，以打击恐怖主义，并坚决支持这项倡议，即萨赫勒5国集团决定共同努力防治荒漠化，解决治理不善问题，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此外，我的团队正准备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合作，落实萨赫勒5国集团刚建立的安全合作框架。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坚定地认为，在该领域加强协调需要对恐怖主义作出果断回击。还必须强调指出，萨赫勒区域在处理涉及恐怖主义的立法和司法问题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建立了专门的治安官培训中心。然而，起诉的恐怖主义案件数量仍然很低，导致缺乏公民的信任，这往往加剧气候变化的影响。许多嫌疑人仍被拘留。有罪不罚现象引发恐怖主义，此种情况必须终止。

我必须重申，该区域各国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但国际合作，特别是刑事事项方面的合作也至关重要，因为恐怖主义和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现象，就其定义而言，完全是跨国犯罪现象。此种情况也对自然资源产生影响。为了确保有效的国际合作，必须加强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各部门之间的息信共享，并且必须通过萨赫勒5国集团强化区域的警方合作，汇集刑事调查领域的资源，加强检察官之间的合作，并让治安官认识到这种合作的重要性。为此，我下周将在科托努会晤该区域及周边地区的司法机构领导人。以法语为共同语言，我们的会晤将讨论以上问题，而首先关注的是萨赫勒。

然而，我们决不能忘记国际反恐文书发挥的关键作用。通过我们的19项公约和议定书以及安理会决议，特别是第1373（2001）号和第2178（2014）号决议，这些文书已在国际一级精确界定了大多数恐怖主义行为。至关重要的是，各国必须尽快改革其立法，以便将招募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和参与国外恐怖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并强化调查和法律工具以及证据收集系统。

关于对话，我们已经谈到其刑事方面的问题，但我认为，这一对话对该区域各国也很重要。民间社会各阶层尤其必须加强对话和伙伴关系，以便坚决将恐怖主义同所有其他社会领域明确区别开来，坚决将恐怖分子同所有其他人明确区分开来。特别是在这一领域，部落和宗教领袖必须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还必须加强该区域的合作，以使这些国家能够充分承担其责任，在新出现的冲突中保护人民。这些国家需要知道如何解决新出现的冲突，伸张正义，在其全境提供基本服务，如教育和卫生保健，并促进和平与宽容的文化。目前迫切需要制定宣传和提高认识战略，以便在最贫困群体中和农村地区应对这一威胁。只有这样才能成功打击恐怖团体的思想，并终止其招募活动。

除安全战略外，该区域各国还必须制定旨在解决恐怖主义根源的预防战略。在这些战略中应考虑到气候变化和减轻影响的措施。在这个意义上，国际社会的支持至关重要，包括联合国和欧洲联盟方案以及——正如特别代表雄辩地指出——全球领导。

我要指出，反恐执行局随时准备协助安理会和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向萨赫勒各国提供必要的援助，以制定一项综合性的反恐战略。在此坚实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与联合国其他机构，特别是反恐怖主义执行工作队（反恐执行工作队）合作。我记得该工作队由38个联合国机构组成，因此是一个重要的技术合作实体。该工作队由副秘书长费尔特曼领导。当然，我高兴地说，我们密切合作，与支持反恐执行工作队工作的办事处密切合作。如果安理会和反恐怖主义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我们将尽快向其通报这些努力和可能的联合任务。

如果安理会认为有必要，反恐执行局还准备进一步探讨气候变化和恐怖主义之间的因果联系，并根据第2129（2013）号决议，在30多个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帮助下，更深入地研究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我也很高兴把这一议题列入我们的工作方案。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阿尔贝·加缪的话。他在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致辞中所说的话看来尤其契合我们今天的工作主题：

> “毫无疑问，每一代人都认为改变世界是他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但是我这一代人知道，这一代人不会这样做。但是，我们这一代人或许有更大的任务；我们这一代人必须防止世界崩溃。”

我感谢安理会成员的关注和他们对我的信任，他们请我今天就这一事项向他们通报情况反映了这种信任。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拉博德先生所作的通报。

我请Monique Barbut女士发言。

Barbut女士（*以法语发言*）：安全理事会主席阿布拉塔大使，我感谢你和你的西班牙同事奥亚尔孙•马切西大使采取这项重要举措，邀请我参加关于萨赫勒区域的讨论。

出生于苏格兰的发明家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在试图突破一个困难的问题时说，“有时候我们凝视正在关闭之门的时间太久，并因此看到敞开之门的时间太晚”。同样，在萨赫勒地区采取协调一致行动的机会之门确实看来正迅速关闭。巨大的紧迫挑战让今后的安全前景看来暗淡无光。该区域的年人口增长率高达近4%，人口增加的速度超过了区域的处理能力，这将对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带来巨大影响。我们将如何为急剧膨胀的人口提供足够的粮食、能源、水、收入和经济机会呢？

该区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很低；超过40%的人口每日的生活费不到1.25美元。对大部分人而言，生活是艰难的，并将越来越艰难。这是一个梦想破碎、犯罪、激进化和冲突的滋生地。大多数人——高达80%——目前依靠自然资源基础生存。他们艰苦谋生的土地上为他们提供一切——粮食、就业和医药。气候变化将加剧荒漠化，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根据一些预测，今天的土地管理不善加上气候变化可能会减少农业产量，在布基纳法索可能减产13%，在苏丹可能减产近50%。在萨赫勒，85%的土地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退化。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今天，在需要更多土地的时候，土地反而减少，并且水源也因此减少。

土地当然与族群的身份认同、历史和文化紧密相联。今天，萨赫勒区域的地缘政治受到土地和水源短缺方面的紧张状况的影响，极易遭操纵来为政治利益服务，并且迅速发展失控。由于治理不善、贫困，加上极易获取的火器，一些局势会迅速演变为暴力，达尔富尔局势就是这样，据估计，2003年以来已有近30万人死亡。这种情况目前显然又在乍

得湖和尼日尔周边地区重演，在那里，移民给过境和目的地区造成的压力正不断加大。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乍得湖是尼日利亚、喀麦隆、乍得和尼日尔四国至少2500万人民的生命线。围绕自然资源，特别是获取利用土地和水源方面的关系日益紧张。例如，乍得湖为300多个族群提供水源，水量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减少了90%。因此，乍得湖地区成为博科哈拉姆组织的发源地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大本营，并非偶然。

今年4月，我走访了尼日尔北部阿加德兹和Dirkou两个城市。直到不久前，这两个城市还是重要旅游观光地和商业中心。现在，它们成了移民的一个主要过境点，每年有15至20万人途经这里。根本没有基础设施可言。非法贩运移民和与移徙相关的活动是这两个城市的唯一可行经济活动。从利比亚返回的人们讲述了他们接着走这条路线的可怕经历。但是，几乎没有其它选择。问题是，我们大家如何能容忍这么多的痛苦和绝望集中在一个地方？

土地荒漠化和退化正导致成百上千万人丧失生计。无法离开的人们感到深深的绝望。这种情况正在使失去工作、贫穷和脆弱的民众陷入绝望，其中包括仅撒哈拉区域的4100万青年。总体上，根据英国国防部最近的一项研究，到2035年时，由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荒漠化，将有近6000万人移徙到北非和欧洲。在这方面，我要指出，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普查，进入欧洲的非法移民百分之百来自干旱地区。这使得我们要自问几个问题。所有这些证据都表明，过去几年来，我们已经越过分水岭，走上了走向政治不稳定、经济移徙和族裔间冲突的道路。

但是，回到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说过的话，如果我们注重根本问题，大门还是敞开的。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农业和生产性用地对创造就业和收入来说十分重要，因此，我们实现稳定与和平的努力必须进一步侧重于土地管理。自然资源不能成为我们塞进安全战略中最后一分钟的亡羊补牢要素。我们知道，农村流动人口一般不愿意离乡背井。在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之前，所有移民中半数以上的人在本国流动，或者移徙到其它邻国。移徙到其它大陆往往是最后的无奈之举。这意味着踏上漫长和艰难的旅途，生活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之下。如果有可能，许多人会留在家乡，或者返回家乡。目前从地中海沿海遣返的人将不得不再次应对各种挑战——缺少社会支助网络、持续的干旱以及游牧人口和定居人口之间对资源的争斗。我们要避免造成更多不稳定，就必须为他们提供更好和更积极主动的支持。

该区域持久和平的所有红利都应包括可持续使用土地和用水。在援助方面，应当把创造农村地区就业和创收机会作为优先事项。目前正在扩大执行“绿色长城”和“乍得湖倡议”等举措，但应加快速度。为了扩大推广这些倡议，我们必须帮助萨赫勒区域的青年男女再次就业。我们应投入资源，以恢复与荒漠化斗争前沿每个村庄和社区的土地为基础，创造体面工作。我们估计，启动新的经济和良性循环需要每个国家平均有5000个村庄。在萨赫勒地区，恢复和可持续管理一公顷土地耗资约为250美元，需要的只有劳动力。这相当于每年每个工作不到3000美元，与此相比较，例如，为一个意大利难民营中移民支付的相关费用约为每年15000美元。

这种以土地管理为基础的办法有多重优势。它将大大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创造收入，加强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社区的复原力，改善粮食和饮水安全，帮助该区域大部分地区实现稳定。我们并不是说这种办法是灵丹妙药，但是，它确实比投资修建围墙、打仗和提供救济耗资更少，而且更加有效。这种做法至少可以开始缓解政治不满情绪、贫困和边缘化现象，这些问题正把感到受挫的非洲青年推向采取激进行动。这一办法至少应成为我们预防冲突和巩固和平工作的一部分。这扇门是敞开的，要不要走取决于我们。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巴布女士的发言。

我现在请易卜拉欣女士发言。

易卜拉欣女士（以法语发言）：我今天很荣幸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我来自姆伯洛洛族，这是一个生活在乍得湖附近的游牧和半游牧民族，我是在那里长大的。气候变化和荒漠化已经成为我们每天面临的问题，影响萨赫勒区域的稳定和安全，因为这些问题既造成社会经济影响，也有环境影响。气候变化直接影响我们各国经济依靠的自然资源，其中也包括我国经济。我们知道，萨赫勒区域70%以上人口是农业人口，直接靠农业和放牧为生，这些活动需要大片土地，养活数百万人。即便农村地区的许多人离开农村到城市生活，但农村人口仍在增加。在我国乍得，农业占国家经济收入的50%以上。

气候变化给农业代理诸多影响。自然灾害，特别是干旱和缺水，对我们的农业资源造成灾难性影响。我们的土壤变得贫瘠，部分原因是旱涝频仍，轮流发生，导致水土流失，生物多样化遭到破坏和丧失。我年轻的时候——当然，我现在仍然年轻——我们有许多资源，包括草场和各类动物和蔬菜物种，它们现在永远消失了。气候变化导致贫困现象一天天积累加深。这对安全有着直接影响，因为资源枯竭会加剧各部族之间的冲突。我知道我正在谈论的情况。

正如其他通报人已经提到的那样，在乍得湖周围，水资源已经大幅枯缩。关于争夺水资源的冲突，各方已将土地据为己有。对于剩余的小块肥沃土地，适用最强者法则。规模小的农民和牧民没有机会获得。获得水源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必须穿过一块块田地，奋战求生。关于土地准入权引发的牧民与农民之间的冲突，牧民与农民一度齐心协力，利用畜群肥田，以便耕种，而今一切都已经改变。随着雨季变迁，通过激烈的冲突占领土地，争夺的不过是基本资源。正如我们在萨赫勒都知道的那样，这对我们各国来说是个大问题。

关于同移徙有关的冲突，我们已经谈到这种冲突。贫困因气候变化而加剧，驱使男子和妇女离开农村地区，有时是临时性或季节性，在干季期间离开，到大城市去挣钱寄回家。后果是，他们将数以百万计的妇女和儿童留在家中，这些妇女和儿童必须独自奋斗，寻找食物，维持生活。其他人离开时间较长，而且力图越过海洋到达欧洲。对他们来说，这不是可以选择的事情。他们是被迫这样做的。

正如我们从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主任那里听到的那样，在乍得湖流域存在同极端主义有关的冲突。关于这种冲突，乍得湖流域长期生活在博科哈拉姆组织的持续威胁下，在那里，我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男子没有选择，即使有些士兵在同该团体成员作战。但我们看到，该团体人数日益增多，而且正在招募年轻人。然而，我们纳闷，他们每天都有人被打死，为什么还容易招募到新人。他们报的价钱，例如50美元，是潜在被招募者全年都未见过的数目。如果他得到的报价是加入可得500美元，他改变主意就变得很容易，因为在非洲，尤其在萨赫勒，一名男子有无尊严，取决于他能否养家糊口。如果他不能满足家人基本需求，他就会把自己的尊严出卖给出价最高者，与此同时，他必须承担起这一责任。他随时准备做一切事情和任何事情。他没有选择，只能加入该团体。我们都熟悉这些威胁。安全理事会在应对这些威胁方面必须发挥重大作用。我们已经知道安理会在化解现有冲突方面正在发挥的作用，但预防这些严重冲突是非常重要和紧迫的。

我们还非常清楚地知道，今天，气候变化和荒漠化在萨赫勒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我们必须加速执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然而，它是一个负责执行的具体机制。我们还知道，这些农村部族正变得越来越脆弱，需要适应变化。因此，他们需要尽可能紧急的解决办法，而决不能依靠执行起来要花好几年时间的协定，因为对这些部族来说，这是事关存亡的问题。

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妇女首当其冲受到所有这些后果的影响。至于那些将在未接受教育或没有前途的情况下长大的儿童，他们的命运是遵循有人恶意为他们铺就的道路。我们必须避免这一情况，

并为这些人采取必要的措施和办法。最简单地说，问题不仅是如何消除贫困，而且还是如何为他们带来更美好的生活。他们都想成为农民或牧民，继续活下去，但这并非易事。

今天，国际社会必须找到解决这些危机的办法，这是向农村部族提供前途和希望的唯一手段。在我的部族，人们不希望外迁或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的环境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正在发生变化，他们对此毫无控制力。因此，我们必须加强行动，通过支持畜牧业和家庭农业使他们能够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我们欢迎在城市地区开展的重大项目，但旨在使小部族能够留在原居地不走的小规模项目甚至更好。同样，正是通过为年轻人在其社区提供未来前景，我们将防止他们屈服于恐怖主义团体的压力或离开故土前往别处。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易卜拉欣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安全理事会成员发言。

塞克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对你以及我来自西班牙的同事，还有你们两国代表团，采取主动行动组织召开本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表示深切感谢。我们今天就非洲和平与安全以及萨赫勒区域的挑战这一议题进行的交流符合政治事务部于3月22日向我们作的情况通报。

萨赫勒区域是若干祸害积累性消极影响的焦点，我们刚才听到的各位通报人的各种观点就显示了这一点，我谨以塞内加尔代表团的名义热诚感谢他们为我们的讨论提供原料。2015年至2016年，国际社会开展了一些全球进程：《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已经提到的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刚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世界人道主义首脑会议以及将于10月份在基多举行的第三届联合国住房与可持续城市发展会议(人居三)的筹备工作。萨赫勒区域能够而且应当成为试验和综合执行这些全球进程所提出主要建议的示范。

近些年，萨赫勒区域发生的犯罪活动的类型和数量继续增多，地点和目标不断变化，从而再次显示出博科哈拉姆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西非统一圣战运动和伊斯兰后卫组织等在该区域开展活动的恐怖主义团体的灵活程度和适应能力。这些恐怖袭击造成的人道主义后果是惨重的，包括有约280万人流离失所，有2000万人受到影响，有450万人经历人道主义无保障状况，其中包括儿童，还有普遍不安全。

诚如拉博德先生有力说明的那样，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灾祸和从根本上破坏区域安全与稳定的各种非法贩运行为之间无疑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这种联系的性质要求我们采取全面综合的做法，同时顾及这场斗争的政治、安全、思想和人道主义层面。换言之，我们只有采用涵盖西非、萨赫勒、中非和整个萨赫勒-撒哈拉地区的多部门、多层面、跨地区做法，解决预防、压制和保护三方面问题，才可能赢得这场战斗。在这场斗争中，现已投入运作的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必须充分发挥作用。我们刚才听到该办事处负责人、秘书长特别代表伊本·尚巴的发言。我们还认为，改善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之间的合作非常重要，特别是通过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开展合作。

多国联合特遣部队加快投入运作，打击博科哈拉姆组织，也同样重要。该组织的行为极其残忍，无疑构成对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最大挑战之一。为了遏制恐怖主义的威胁，5月14日在阿布贾举行了区域安全峰会第二届会议，旨在评估区域国家及其伙伴在萨赫勒打击恐怖主义的战略和行动。简言之，我们力求制定一项行动计划，设法铲除恐怖主义根源，侧重为促进受影响地区的发展进行投资，通过就业、培训和教育，解决最脆弱群体尤其是青年，但也包括妇女——易卜拉欣提到了这一点——的社会需求。

塞内加尔总统麦基•萨勒在那次阿布贾会议上发言时指出，“若不切断这个祸害的资金来源，反恐斗争就可能一无所获”。他呼吁注重教育、培训和就业，以及开展创收活动，以消除无知，使青年们有理由抱有希望，也有办法实现愿望。麦基·萨勒总统补充道，

> “无知、贫困和社会排斥为恐怖主义对有些人进行思想灌输和利用以壮大自己提供了沃土”。

他得出结论认为，若非如此，我们完全就是治标不治本。

萨赫勒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面临多种挑战，但我们对这些挑战并非一无所知；大量研究已经对这些挑战作了清楚阐述。作为该地区的一个国家，塞内加尔自然面临此类挑战和制约因素，我谨指出其中一些挑战和制约因素。除前面提到的威胁外，我要指出诸如气候变化等现象，气候变化直接带来了干旱、荒漠化、土地退化、土壤盐碱化，当然还有水资源日益匮乏和保护水资源问题。这些不同的因素严重阻碍社区的发展和福祉，使他们容易为各种骗子利用，以达到骗子们的卑鄙目的。

除这些因素外，还可以加上财产获取问题以及蝗虫和食谷鸟成灾这些地方性问题。所有这些对作物、粮食安全和原已微薄的收入都有不利的影响。这些地区的年轻人走投无路，为长期贫困所迫，陷入绝望，别无选择，只得改变谋生方式，造成农村人口外流的现象，增加了对已经面临过度拥挤和贫困问题的城镇的压力。

有些人则踏上了更危险的冒险之途，企图秘密偷渡到一个不存在的理想黄金国。他们在偷渡过程中，常常要乘坐很不可靠的船只漂洋过海，或背井离乡踏入大沙漠，把他们的命运置于毫无忌讳地利用他们困境的偷运者手中。

另一方面，冲突和紧张也导致整个家庭背井离乡，挤进难民营或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萨赫勒地区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挑战固然很多，但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订立了解决办法，特别是借助《联合国萨赫勒区域综合战略》产生的办法，包含解决该区域仍在面对的经清楚界定的问题的办法。例如，我们提倡实施各种方案，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且注重建设该区域的长期抗灾能力。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预测，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那么，按照气候变化的现有速度，到2050年，整个非洲大陆北部地区将不再适于人类居住。我们都可以想象非洲北部和南部届时所面临的多种后果。

奥亚尔顺·马切西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今天四位通报者的发言。我认为，他们的发言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萨赫勒问题的复杂性。我还要感谢将在安理会成员之后发言的人。

萨赫勒已被多次界定为全球升温的中心点，我们在纽约的人对这种说法非常熟悉。近年来，该地区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继续面临气温不断升高、持续干旱和暴雨等其他极端气候现象。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每个月都宣布地球温度再创历史新高，每个月地球温度纪录似乎总是高于前几个月。对萨赫勒地区的现有推测确实令人震惊。与此同时，每年损失数千公顷可耕地；人口不断增加，但可用于耕作的土地却越来越少。这种模式显然会导致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有多种根源，从极度贫困到国家基础设施脆弱，包括暴力极端主义和非法贩运和恐怖主义组织泛滥。

一位非常年轻——一直都很年轻——的女士、Hindou Oumarou Ibrahim女士，为我们清楚讲述了萨赫勒地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我们知道，最终解决气候变化挑战的办法并不掌握在安理会手中，我们也没有这样说。但是，安理会不能以此为借口，在行使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时无视这一现实。气候变化已经改变了游戏规则，无视这一事实将导致我们失败。这正是本次会议的目的，我也日益珍视此会议。这项倡议是由我们同主席国埃

及共同提出的，我们十分感谢埃及提供支持，并使这个问题得到妥善讨论。

我们提议召开本次会议有三个目的：第一，确保安理会所作承诺不会总是一纸空文；第二，提供必要信息，使安理会能够切实发挥其预防职能；以及第三，从整体角度应对萨赫勒危机，塞内加尔大使明确提出这点。我要简单逐一谈谈这些目的。

关于履行安理会承诺，必须指出安理会本次会议是联合王国很早以前即十年前已经走上的道路的继续，也是履行2011年德国倡议下发表的主席声明S/PRST/2011/15中所作承诺。再近一些，即2015年，主席声明S/PRST/2015/24重申了安理会应对萨赫勒安全挑战的承诺，这些挑战从根本上来说与该地区气候变化不良后果相关。我们在本会议厅内商定的这些承诺不能只是意图的表达。

关于安理会的预防职能，意图是为安全理事会提供相关信息，使其能够了解全局，准确分析并确定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换言之，设想是使其更具条件发挥其预防作用。因此，今天一些不同发言者的发言向我们说明了荒漠化恶化--这是该区域气候变化的最大影响--与萨赫勒安全之间的相互关系。我要再次感谢这些发言者作了出色通报。

最后，我们要确保采取综合协调的办法。我们在处理诸如萨赫勒危机这样的复杂危机时常常要求采取这样的办法。该区域夹在安全面临的三大威胁之间：利比亚局势；马里的安全无保障，那里的和平进程进展缓慢；以及博科哈拉姆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及乍得湖盆地的恐怖行动。这些危机由若干因素促成，但没有一个因素可单独导致形成该区域暴力和动荡的未来。正是许多情形汇集一起导致萨赫勒脱离和平、稳定和增长的道路。因此，我要提出三条行动建议。

第一，安全理事会需要继续收到信息，履行其2011年作出的承诺，即分析气候变化等影响该脆弱区域和平与安全的不同因素。掌握适当信息，了解这些问题对萨赫勒稳定构成的挑战，会加强安理会的预防职能。在这方面，我回顾我们就安理会的预防职能问题举行过的诸多次辩论会。因此，气候变化将成为另一预警因素，以便在预测紧张局势时能够采取有效行动。由于粮食无保障、水缺乏、大规模人员流离失所和失控的移徙现象而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是可以预测的，我们可以采取适当措施。《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Monique Barbut女士就此向我们详细通报了情况。

第二，安理会需要确保《联合国萨赫勒区域综合战略》适当关注今天提出的问题，尤其是气候变化在该区域所起的破坏稳定的作用。为了有序地做到这点，必须听取并满足今天与会的萨赫勒国家提出的需求。我们最近看到这些国家是如何在建立起一整套国家间合作结构，这些结构在努力建立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的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联系。

最后，正如我的朋友反恐委员会执行局局长让-保罗·拉博德先生同样出色指出的那样，我们认为，由反恐委员会执行局来分析气候变化的影响，看看是否是气候变化的影响使具体人民的脆弱性更加恶化并使其更易遭受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招募之害，是一个很好的想法。我们充分支持拉博德先生完成这项任务。

我们今天举行的会议从综合角度审议了安理会议程上一个区域的挑战，包括气候变化，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是我们必须沿此方针继续努力，因为气候变化是我们现实的一部分，无疑将影响我们的未来。

吴海涛先生（中国）：中方赞赏你召集今天的会议，感谢各位通报人所作通报。

当前，萨赫勒地区局势总体稳定，但恐怖主义蔓延、跨国有组织犯罪现象严重，安全形势较为脆弱。该地区还面临发展不平衡等多重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大投入、综合施策加以解决。

一是积极推进地区热点问题解决进程。推动地区热点问题不断降温，实现国家和平与民族和解，是实现萨赫勒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础。国际社会应

在尊重当事国主权的基础上，支持马里各方全面落实和平与和解协定，改善安全局势，促进民族和解，稳步推进和平进程。国际社会也应重视利比亚危机等域外问题对萨赫勒地区的溢出效应，减少域外因素对本地区的负面影响。

二是全面推进萨赫勒地区反恐合作。国际社会应重视恐怖活动对萨赫勒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危害，加大对本地区的反恐投入。国际社会应支持地区国家反恐努力，重点是结合地区国家反恐需要，全面加强其安全领域能力建设。联合国相关反恐机构应加强协调，通过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和技术援助等，全面提升地区国家反恐能力、消除恐怖威胁。

三是重视解决萨赫勒地区的发展不足问题。萨赫勒地区国家应以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契机，制定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战略。国际社会及国际金融机构应加大发展援助，积极帮助地区国家提升发展能力。联合国相关机构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入研究萨赫勒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需求，推动国际社会有针对性地提供援助，加快地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四是推动形成解决萨赫勒问题的合力。非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萨赫勒五国等区域组织了解地区国家国情，在解决地区问题上有独特优势。联合国应同上述组织加强协调，实现国别战略、区域战略和联合国萨赫勒综合战略的有机结合，整合资源，形成合力。联合国在整合西非地区相关机构时，应重视听取地区国家意见，确保合理配置资源，推动联合国更为有效地应对萨赫勒问题。

主席先生，中国与非洲是患难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加强同非洲国家团结合作始终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去年12月，中非合作论坛成功召开约翰内斯堡峰会，决定将中非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广大非洲国家共同努力，积极落实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以实际行动惠及包括萨赫勒地区国家在内的非洲国家，实现非洲大陆的和平稳定、繁荣发展。

威尔逊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我们的所有通报者。我们特别感谢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埃及和西班牙召开本次会议，讨论气候变化和恐怖主义对萨赫勒区域构成的威胁。与这两个国家代表团和安理厅内的其他国家代表团一样，我们确实关注气候变化对这个本已非常脆弱区域的和平与安全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恐怖主义日益对这些国家构成威胁，再加上气候变化，可见它们面临的挑战规模之大。

萨赫勒是世界上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区域之一。科学家们预测，如果气温上升2%，小米和高粱产量到2018年可能下降25%，而在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下降幅度可能达80%。小麦和大米产量也可能下降。这不是生产力问题。这是儿童会否挨饿和人们会否再度陷入极端贫困的问题。全世界每九人中已有一人挨饿，我们决不能任由这一数字翻倍。不幸的是，这一风险正在变成现实，我们的通报者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自上世纪初以来，萨赫勒的气温已上升1.3摄氏度，而降雨量的降幅则高达30%。这导致了荒漠化，并减少了土壤的有机质。厄尔尼诺等极端天气模式的影响将继续考验萨赫勒区域国家的复原力。

如Hindou Oumarou Ibrahim女士刚才对我们说明的那样，萨赫勒的年轻人如果没有机会获得多样化的生产性谋生手段以及——更重要的是——适应气候变化的谋生手段，他们将不断被剥夺权利，并日益遭受饥饿之苦。他们将变得更加贫困，而且更加容易受到极端主义言论的影响。

尼日尔人口增长率居非洲第二，该国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中排名垫底。围绕稀缺资源和就业机会的竞争将有增无减，而牧民与农民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将会加剧。在此情况下，极端主义会更具感召力。正因如此，国际社会需要采取全面、协调一致且注重处理长期因素的对策。我们欢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今年3月明确承认气候变化与和平与安全之间存在联系。如西班牙所述，

安理会也认识到这一联系，而且必须继续重视这一点，因为这是其预防冲突作用的一个关键部分。

联合国在支持该区域各国应对这些挑战方面可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联合国应安理会要求，为萨赫勒制定了一项综合性战略，将建设抵御气候变化和恐怖主义等威胁的能力置于核心位置。在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与秘书长萨赫勒问题特使办公室合并后，联合国目前还拥有了一个执行该战略更有效的架构。

联合王国将作出自己的贡献。今年，我们将向萨赫勒区域提供2600万美元，以提高对极端气候事件的抵御能力。这一数字到2017年将达7900万美元。我们的项目正在为民间社会建立由私营部门、政府、媒体、大学和气象办公室组成的新联盟，以建立社区复原力，并加强国家和国际规划。今年，联合王国还将为萨赫勒区域社会保护方案提供900万美元。该方案将建立更强大的社会体系，能够应对各种冲击和压力，包括气候变化。到2018年，我们将经由该方案提供7000万美元。

我们都认识到，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对萨赫勒构成严重威胁。通过全面应对恐怖主义和不安全局势，解决根源，包括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我们就能帮助那些受极端主义团体吸引者。联合王国支持联合国萨赫勒区域综合战略，为此，我们支持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以及包括欧洲联盟在内的其它行为方所作的努力。但是，该地区各国也需为打击恐怖主义采取集体和协调行动。由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组成的萨赫勒五国集团努力加强内部合作，并应对不安全问题，这是向前迈出的非常值得欢迎的一步。只有通过发挥区域自主性并在国际支持下开展政治接触，我们才能克服这些挑战，并确保萨赫勒人民拥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罗塞利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首先感谢埃及和西班牙两国代表团召开本次会议。我还谨感谢及时分发背景说明，介绍气候变化在进一步加剧萨赫勒冲突的传统原因时可能产生的不稳定效应。我还谨感谢穆罕默德•伊本・查巴斯先生、Monique Barbut女士、让-保罗•拉博德先生、Hindou Oumarou Ibrahim女士、皮埃尔・布约先生、Angel Losada先生的通报。

在仔细研读上述背景说明之后，乌拉圭确信，包括联合国系统在内的国际社会需要集中精力处理导致贫困和不平等的结构性原因。它应当通过各种适当的机制——如合作、官方发展援助、提供资源以及转让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来这么做。但是，它不应采取强调安全的做法，而应采取意识到气候变化可能对社会稳定和国际安全构成进一步挑战、应对深层次原因的办法。没有容易的答案。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在《气候变化公约》、《巴黎协定》和《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等框架内继续努力，并履行作出的承诺。

孤立地看待问题，认为只有一种与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有关的原因可能导致了冲突，这种做法也许会使我们对可能导致社会发生冲突的动态产生片面、甚至不实的看法或认识。各机构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以及本组织和各专门机构各种方案的规定开展充分和顺畅的合作，以便应对可能影响安全的各种因素，包括气候变化的极端后果。这并不意味着需要将气候变化议题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我们不认为这是适宜之举。

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应低估的是，联合国应当重视通过其建设和平活动以及联合国各机构实施的项目和方案——其目标在于提供一个更适宜人的发展的环境——帮助在最脆弱地区防止冲突。

乌拉圭认识到，萨赫勒安全局势值得安理会予以特别关注，尤其是鉴于有人正在那里实施恐怖活动，而且这一广大区域毒品和武器贩运情况严重，因为有不少地方处于国家的有效控制之外。在马里北部，尽管在《和平协议》签署后取得了进展，但是，恐怖分子、犯罪分子和极端分子仍不时推进其

活动。北部平民在接触国家机构方面仍面临一系列困难，未能享受到该协议带来的和平红利。

同时，流离失所的人数继续增加，而恐怖袭击——其中200多起为2015年年初以来发生——却越来越有效和老练，导致受害者人数越来越多。这些袭击中40%以上把驻扎当地的联合国部队作为目标，由于袭击的不对称性和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可利用的资源和人员匮乏，他们难以进行自卫。在这方面，下周将正式提出的战略审查不只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也的确具有紧迫性。

要处理区域问题，我们就需要定制的方案规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赞扬萨赫勒五国集团这样的倡议，它已成为协调和监督区域合作的一个体制性框架。我们赞扬乍得湖流域国家倡议成立多国联合工作队，以处理博科哈拉姆组织的问题。我们还赞赏联合国西非办事处最近的重组，希望它将使我们更好地总体了解萨赫勒局势和联合国萨赫勒区域综合战略的进展，后者关系到几个不属于该区域的国家。

由于利比亚政治不稳定和萨赫勒区域的恐怖威胁，仅举数例，如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伊斯兰捍卫者组织、博科哈拉姆组织和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等，该区域的450万流离失所者人数将继续增加。造成所有这一切的原因是边界管理疏松和缺乏国家控制。最佳处理办法是增强区域各国的机构能力，提供教育，提高政府安全部队的能力，拓宽司法渠道，以及增加保健中心。

普雷斯曼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伊本•查巴斯特别代表、Barbut执行秘书、拉博德执行主任以及易卜拉欣女士今天的通报。我还谨特别感谢西班牙和埃及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急需集中关注气候变化对萨赫勒区域安全的影响。

安理会一些成员因在本论坛进行这种讨论的恰当性而有抵触。怀疑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并非新闻，但是怀疑不会减少事实的严重性或紧迫性。气候变化并不只关乎冰川是否仍将雄伟壮观或者北极熊是否能生存。气候变化是一种雪上加霜的因素，还有其它政治、社会经济以及安全方面的考虑，它加剧内在的紧张，破坏治理，为资源冲突推波助澜，并且对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正如国务卿克里去年说过的那样，它与“斑比”小鹿无关。它关乎人民，它关乎贫困。尽管没有一场冲突完全是由气候造成的，但是，忽视安全与气候变化之间的互动——没有什么地方能比萨赫勒更深刻地感受到这种互动——就是忽视基本现实。从毛里塔尼亚和马里到乍得湖流域再到非洲之角，我们看到气候变化使和平、稳定以及安全面临的复杂挑战更趋严重。萨赫勒区域无法预测的降雨、温度升高、频繁的干旱和自然灾害加大了恐怖主义和贩运等带来的现有破坏稳定的压力，加剧了民众流离失所和治理薄弱的问题。简而言之，气候变化的确是一个使威胁倍增的因素。

博科哈拉姆组织在乍得湖流域造成的危机突出显示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的互动。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最近的一项研究，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乍得湖的水位因各种环境压力而大幅退落，这使得对本已匮乏的资源如耕地和水源的竞争和冲突更加激烈，破坏了区域粮食保障，并且降低了生活质量。

同时，博科哈拉姆组织野蛮的恐怖主义活动现正进入第七个年头，它大大加剧了乍得湖流域民众本已面临的粮食无保障。博科哈拉姆组织带来的危机扰乱了耕作与贸易，剥夺了社区谋生和生存所需的手段。今天，乍得湖流域估计有420万民众需要紧急粮食援助，260万人在尼日利亚境内和邻国流离失所。与此同时，这场人道主义危机只是国际社会监测屏幕上的一个小小光点，偶尔引起注意而做出的应对则严重不足。实际上，紧急救济协调员斯蒂芬·奥布赖恩本周提到乍得湖流域——那里的贫困与沙漠化因博科哈拉姆组织的暴力而更加严重——的危机，称其为世界上“最不受重视、报道、资金以及处理最为不足的”危机。

保护人权规范的军事情报与执法对于打击恐怖主义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我们赞扬尼日利亚、乍得、尼日尔以及喀麦隆等国政府在领土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迫使博科哈拉姆组织退出乍得湖流域的一些庇护地。但是，只有采取一种动员一系列广泛利益攸关方、包括各种发展和人道主义行为体的真正全面的战略，才能处理有利于恐怖主义的环境及其遗留下来的伤痛。美国感到鼓舞的是，在尼日利亚布哈里总统的领导下，上周的区域安全首脑会议承诺对博科哈拉姆组织采取一种持续和全面的做法，把尊重权利的安全行动与恢复稳定和促进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民政努力相结合，以打破博科哈拉姆组织活跃的各国的暴力循环。

联合国系统、包括负责西非、萨赫勒以及中部非洲问题的几位特别代表应继续协助乍得湖流域执行这样一项综合战略。此外，联合国需把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和反恐问题纳入其在和平、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各方面核心工作的主流，以便它能够帮助各会员国、包括广大萨赫勒区域的会员国在这些关键领域取得成果。我们还鼓励联合国系统及其各伙伴在有效执行《联合国萨赫勒区域综合战略》方面取得更多进展，该《战略》最早于2013年得到安理会的认可，现在应重新加以评估和更新，以便它能够更好地协助区域各国政府缓解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各种复杂威胁。

让我们明确一点：没有人说博科哈拉姆组织是气候变化所致，当然不是。但是，环境退化带来的破坏和随之而来的严重干旱、资源匮乏等挑战可引发贫困与政治动荡，如不加以制止，它们将滋生不满，并且助长不稳定。承认这种现实并不需要我们丝毫放松打击博科哈拉姆组织或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等恐怖分子的斗争。我们不会松懈。它只会让我们能够更加有效地开展这场斗争。

我们今天在此的讨论表明，治理、安全以及人道主义挑战错综复杂并且相互关联，而萨赫勒区域的气候变化影响加剧了这些挑战，因而需要紧急和全新的思考与行动。我们鼓励萨赫勒区域的领导人继续深化其合作，包括通过萨赫勒五国集团和努瓦克肖特进程，就该区域的各种威胁和处理这些威胁所需的努力商定共同的愿景，包括改善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促进既打击恐怖主义、又处理有利于恐怖主义的环境的有效与包容性治理。

冈村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愿感谢埃及和西班牙倡议召开本次通报会。还请允许我与其他人一道，感谢所有四位通报人。

（*以法语发言*）

我谨特别感谢Hindour Oumarou Ibrahim女士向安全理事会直接转达她所在区域民众的声音。

（*以英语发言*）

日本期待在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主任伊本·查巴斯先生领导下，加快联合国在萨赫勒的行动。

萨赫勒今天面临很多重大挑战。和平与安全依然脆弱。恐怖主义从萨赫勒蔓延至西非的情况令人担忧。我在马里北部亲眼看到了这一实际情况。在那里，由于没有国家政权行使权力，当地民众除了与恐怖分子共处和依赖非正规经济之外别无选择。

尽管存在种种挑战，但仍有希望。一些国家抵御威胁的能力正在增强。在萨赫勒建设有复原力的社会是一项可以实现的目标。《联合国萨赫勒综合战略》是这方面的一个宝贵工具。在《联合国萨赫勒综合战略》的战略目标中，最重要的关键要素之一是必须开展机构能力建设，而日本全力支持该工作。事实上，日本在非洲发展问题东京国际会议(第五次东京会议）上对于非洲机构和能力建设的承诺已化为具体行动。这包括为萨赫勒约 2000人提供能力建设支助，目的在于增强反恐能力。安倍首相在第五次东京会议专门讨论萨赫勒局势的会议上宣布了这一支助。

萨赫勒五国集团在推动《联合国萨赫勒综合战略》方面的作用也应受到赞扬。萨赫勒五国集团通

过建立次区域安全和防卫培训学校，为加强区域能力作出了努力。我们完全支持此类行动。

或多或少成功执行了——包括通过包容性治理和社会团结成功执行了——《联合国萨赫勒综合战略》的国家，对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干旱以及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其它威胁表现出了更强的抵抗力。我曾担任其中一些国家的大使。我在一段时间以前曾任驻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大使，我在那里就看到了这些情况。在布基纳法索，当地民众在修建1 400多座水库，不仅用于灌溉，而且也用于防范未来旱灾。他们的社会是民众齐心协力，不仅应对逆境而且也巩固其基本生计的榜样。在尼日尔，各族群均被纳入中央政府并有政治代表。这确保了该国在幅员广大和颇具多样性的情况下仍得以实施有效和负责任的治理。

我认为建立抵御风险能力较强的社会有两个关键。一是自主权，二是考虑当地情况。 日本在执行防治布基纳法索沙漠化的技术转让项目时，认识到确保可持续维护的潜在困难以及将先进技术用于当地情况的实际困难。我们从这一经历中汲取了两条教训。一是必须充分利用传统知识和习惯做法。二是要想确保自主权，就必须通过传统体系促进社区层面的决策。联合国和其它国际伙伴在萨赫勒的努力应当以自主权和考虑当地情况的原则作为指导。

自主权一直是由日本牵头的、多方参与的东京会议进程20多年来的核心指导原则之一。今年8月将在非洲举行下一次首脑级东京会议，这是非洲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我们期待萨赫勒地区和萨赫勒五国集团国家积极参与。

拉梅克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也愿感谢主席国埃及和西班牙提出这个倡议，召开本次重要而极为及时的辩论会。我也感谢所有通报人出色的发言，他们是伊本·查巴斯先生、拉博尔德先生、巴尔布特女士和易卜拉欣女士。他们跟我们分享的看法非常有助于指导我们的工作。

我基本上赞同各位所说过的话。我在发言中将仅谈三点主要想法。

第一，萨赫勒安全与发展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在人口强劲增长的情况下，特别是鉴于2015年至2050年人口将从8 500万居民增至2亿多居民，气候变化对该地区的影响尤其之大。 这可以是一个优势，但如果在人口增长的同时发展不够的话，也可以是一个严重劣势，原因是这可能导致各种悲剧——强迫移民、政局不稳、不安全和恐怖主义的诱惑。因此，萨赫勒如今处于十字路口，但这非定论，若萨赫勒国家及其伙伴一起共同努力，就能够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已经在马里看到国际社会行动起来可以取得的成果，那就是现今局势远远好于2012年。

我的第二点想法涉及为了应对萨赫勒的诸多挑战所需采取的战略。我们的做法只有考虑到这一复杂性，才会有实际成效。这意味着应对各个领域的挑战。在此，必须突出我们今天在这里谈到的气候、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联系。萨赫勒显然存在很多问题。存在与土壤和土地退化有关的粮食无保障问题，而人口增长和气候变暖导致这一问题更形恶化。在此框架内，需要鼓励采取各种举措。应当迅速执行《联合国萨赫勒综合战略》。我们也欢迎在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框架内，精简预防和危机管理计划。

此外，需要推动区域倡议。我们曾多次强调的萨赫勒五国集团框架如今对于应对挑战似乎极具意义。在此，我愿意提及《萨赫勒和撒哈拉绿色长城倡议》以及围绕乍得湖的可持续发展项目。除此之外，也应鼓励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非洲联盟开展工作以及欧洲联盟开展工作。正如成员们所知，欧洲联盟对萨赫勒作出了大力承诺。

从更加全球性的一面来看，全球对发展问题采取的综合做法——这也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第70/1号决议）和《巴黎协议》的做法——规定了时限。其执行特别是在萨赫勒 以及局势脆弱

的地球其它很多地方的执行工作，是我们这一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但是，我们只有与有关各方——各国、联合国、国际金融机构、民间社会和工商界——一起坚定前进，才能改变萨赫勒局势。

无论如何——这将是我要谈的最后一点——我可以确认，法国长期全力支持应对萨赫勒的这些挑战。法国一直以空前力度参与安全问题，以便在近期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及其造成的不稳定局面。萨赫勒地区的安全不仅影响到萨赫勒，因为恐怖主义也已成为全球现象，而这一点所有人都很清楚。法国的做法即“薮猫行动”和后来的“新月形沙丘行动”建立在与萨赫勒各国军队之间可持续伙伴关系的基础之上，目的是提高其自主和长期有效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我谨再次向我们的非洲和国际伙伴做出全面承诺：我们将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斗争中支持他们。

除基本的安全措施之外，弗朗索瓦·奥朗德总统在2015年12月1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第二十一届缔约方会议）期间与非洲各国元首举行的首脑会议上确认，他致力于动员各捐助方和整个国际社会，侧重于非洲的三个主要优先事项：能源、《撒哈拉和萨赫勒绿色长城倡议》以及乍得湖复原。法国开发署和法国全球环境基金资助或者共同资助了大量发展项目。当时奥朗德总统宣布，到2020年，法国将向非洲的能源需求捐助60亿美元，其中20亿美元专门用于可再生能源。

最后，奥朗德总统宣布大幅增加官方发展援助—从2020年开始，增加40亿欧元，这将使我们的援助额从80亿欧元增加到120亿欧元，这证明了法国对最贫穷与最脆弱者的杰出承诺。

拉米雷斯·卡雷尼奥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主任穆罕默德·伊本·查巴斯先生的通报。同样，我们也感谢巴尔布特女士和易卜拉欣女士的通报以及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执行主任让－保罗·拉博德先生的通报。

去年11月25日，安全理事会召开了一次关于《联合国萨赫勒区域综合战略》执行情况的会议（见S/PV.7566）。当时，该区域的安全局势被描绘为极不稳定。跨国有组织犯罪、轻小武器和麻醉品贩运以及恐怖主义祸患的出现给该区域打下特别的印迹，即使各国和各种次区域组织通过多种国家和区域安全倡议做出重要努力，我们肯定并且鼓励这些努力的价值。

马里和利比亚出现的严重的政治与军事局势成为制订安全战略以打击博科哈拉姆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独立纳赛尔主义运动以及伊斯兰后卫组织等恐怖团体存在并扩大的决定因素。委内瑞拉再次向安理会表示它对武装暴力和暴力极端主义日益增多的影响和2011年在利比亚境内军事干预所引发不稳定的关切。

此后产生的环境加剧了跨国犯罪活动，把该区域变成一个吸引各种威胁社会稳定与国家权威的团体的磁场，其主要原因是资源缺乏和社会欠稳定，由此形成一种暴力与恐惧的氛围。我们注意到各国政府取得的进展与合作打击该祸患的意愿，在这方面，除军事解决办法之外，国际社会在预防行动和落实各种可持续发展倡议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今天，《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签署近一年后，我们继续致力于使其取得成功，并赞扬各种国际伙伴、特别是非洲国家和阿尔及利亚调解小组发挥的作用。解决此类棘手冲突的最佳办法是双方达成政治协定，在寻求对话与和谐的过程中把国家主导权并有第三方妥善参与作为优先。同样，我们珍视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的工作，同时我们始终了解其困难的行动环境。

另一方面，我们对博科哈拉姆这个恐怖团体在乍得湖流域和附近地区的存在表示关切。我们赞扬尼日利亚、乍得、尼日尔以及喀麦隆作为多国联合工作队的一部分，努力打击该恐怖组织，并希望该

威胁将很快结束。我们还欢迎5月14日在阿布贾召开的区域安全首脑会议，它凝聚了各区域和国际行为体的政治意愿，以支持加强一项侧重于防止恐怖主义扩散的共同安全战略。

从委内瑞拉的角度来说，应该倡导用结构性的办法来解决和平方面的问题，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愿景，以实现整个社会的经济与社会进步作为侧重。当然，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但是，它必须从优先处理发展项目开始，这些项目反过来将影响包括和平与安全在内的其它部门。

该区域主要为沙漠气候的特定的地理特点影响了其它社会和经济活动以及水源与粮食的获取，但是，这并非什么新现象。我们认为，环境变化未必与武装冲突直接或自动有关；相反，引发冲突的是国家能力遭破坏和助长不稳定而导致恐怖主义与犯罪增多的第三方利益。

我们认为，气候变化的主要挑战及其对千百万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厄尔尼诺现象及其带来的恶劣的洪水与旱灾就是例证—必须通过充分履行最近签署的《巴黎协定》并且由那些因其广泛和民主的特点而被授权处理该目标的机关—如大会—来处理，以避免在侧重于处理冲突成因的同时危及气候议程。我们欢迎处理影响萨赫勒区域和平与安全挑战的倡议，但同时认为，安理会不是处理气候变化所致环境问题的合适的政治论坛。

今天，萨赫勒区域复杂的人道主义局势影响着2000多万民众。这是武装冲突、流离失所、缺少服务、水源以及食物、疾病以及自然灾害的结果。这种局势要求提高国家的能力，兑现国际社会做出的支持该区域的承诺，并且做出新的支持最关键部门的承诺。

委内瑞拉注意到通过各种国家、多国以及国际一级的倡议对该区域的集中关注，以改善萨赫勒的安全局势，特别是改进各国加强其本国安全部门的政策。我们重申，我们大力支持由毛里塔尼亚、布基纳法索、乍得、尼日尔以及马里组成的萨赫勒五国集团、萨赫勒问题部长级协调平台和努瓦克肖特进程，它们积极推动了各项社会和安全举措的落实，取得了包括在政治领域的巨大成功。我们呼吁与国际社会一道，和谐地协调这些政策，以推动建设一个更加安全的区域的共同目标，同时始终铭记《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宗旨与原则，特别是有关主权与人民自决权的原则。

萨赫勒的局势与地理状况及其近来发生事件的程度使其成为一个尤其敏感的区域，它被作为一条移徙流动的渠道或路线，在地中海地区带来巨大的人类影响。我们呼吁提供新的动力，如同激励我们打击人口贩运团伙一样，促使一些国际行为体思考并保持一致，从而免于通过军事干预和武装冲突来削弱非洲国家的安全局势，这些干预与冲突的范围具有全球性，尤其影响各大陆上那些最脆弱的平民。

非洲历史上一直是强国的野心和掠夺其自然资源的受害者。它承担了几十年几乎总是由外部推动的暴力与武装冲突的后果。我们要申明我们相信，通过确保发展项目和战略以及对政策和自然资源的适当管理作为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府的主权责任，并以实现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我们将能走上实现非洲及世界许多其它地方和平的道路。

最后，我们要表示，我们支持秘书长西非和萨赫勒问题特别代表穆罕默德•伊本•查巴斯先生，我们完全相信，《联合国萨赫勒区域综合战略》列述的路线图以及相关专门机构和区域组织，如非洲经济委员会西非办事处和非洲联盟执行的项目是走向萨赫勒区域和平的可持续政治和经济道路。

维特恩科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组织今天的会议，也感谢西班牙代表团倡议举行会议。我们还要感谢今天所有通报人所作的非常有益的介绍。

萨赫勒地区的气候变化问题，加上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是导致该地区各国发展前景受阻的因素之一。这个问题也带来了严重的安全影响，因为自然

资源对经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其减少造成不同族群和国家相互竞争和对抗，破坏关系，断绝联系，加剧紧张事态，甚至引发冲突。早在通过《巴黎气候变化协议》之前，全球变暖就已在影响该地区的稳定。

因此，我国代表团坚信，更好地认识气候变化如何造成安全风险倍增，这有助于管理和减少环境退化的不利影响。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环境署）应制定防治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战略指南，并确保对牧场进行可持续管理。在这方面，我们还希望看到，环境署、《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及其它多边环境机制更密切地合作，并且加强协同效应。乌克兰认为，联合国环境大会（环境大会）应当处理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地区环境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提出一项与环境大会相关的决议草案，这是首项此类决议草案，我们希望很快在这个问题上看到曙光。

最近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不发达状况，如缺少教育机会、经济活动停滞或下滑、小企业发展前景受限、就业市场疲软等造成真空，激进势力会迅速填补这些真空，因为它们急于利用公众的不满情绪来实现自己的图谋。在这方面，乌克兰对恐怖活动在萨赫勒地区构成的威胁感到关切。恐怖团体，特别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博科哈拉姆组织和青年党及其附属组织，对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造成破坏稳定影响，并给平民，特别是其中的弱势群体——妇女和儿童——带来严重人道主义后果。

在这方面，乌克兰赞扬萨赫勒区域各国政府努力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性质不断改变的问题，并在国家和区域一级把这个问题作为优先事项。我们也欢迎5月14日在阿布贾举行的第二届萨赫勒区域安全首脑会议取得的成果，该次会议是在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总统倡议下举行的，目的是加强区域应对博科哈拉姆组织威胁的举措。

在从军事上打击恐怖分子的同时，也必须切断它们的资金来源，并且防止它们获得武器。有效管理武器库存、在解除武装、复原和重返社会进程中迅速处置小武器和轻武器、改善区域各国在边境管制方面的合作，并且捣毁在该区域从事武器贩运活动的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这些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要素。

不过，要确保反恐努力产生持久影响，我们就应巩固并执行一系列广泛的预防性措施，以便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对话、尊重法治和人权、帮助妇女和青年参加战略交流，并对人力资本、创造就业和教育投入资源。这些举措将有助于削弱极端团体的吸引力和对它们的支持，并将加强抵御这些团体的能力，由此防止萨赫勒区域成为恐怖分子从区域数千万贫困民众中招募人员的沃土。

陶拉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我们的通报人——查巴斯先生、拉沃尔德先生、巴布女士和易卜拉欣女士——介绍他们的深入见解。他们谈到的挑战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萨赫勒及其人民的范畴。这些挑战涉及安理会议程上的更广泛的安全问题，并与联合国其它机构及其会员国正在处理的难民和移民问题有关。

在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经常讨论的主题之一是呼吁安理会提高对冲突潜在驱动因素的警惕。如果只处理冲突的表象，而不充分认识并解决其根本原因，这种办法将招致失败和持续的不稳定。因此，我们认为，完全恰当的是，安全理事会应把重点放在萨赫勒不稳定的潜在驱动因素上，并且考虑它们对该地区冲突造成的影响。

造成萨赫勒区域动荡不安的原因复杂多样。这些原因包括不发达以及经济和政治边缘化。此类因素助长动荡和不稳定，导致整个地区容易遭受极端分子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侵蚀。正如各位通报人向我们介绍的那样，由于干旱、降雨不匀、荒漠化以及其它气候和生态变化构成严重和不断加剧的挑战，这些趋势无疑正在扩大，并且日趋严重。

我们今天听到的情况进一步证明在安理会有关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安全挑战的公开辩论会上着重陈

述的事实（见S/PV.7499），该次辩论会是在新西兰2015年7月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召开的。环境退化和气候挑战可能给脆弱小国造成重大安全关切，无论是小岛屿，还是广阔的干旱大陆地区，这些国家的复原力和适应能力有限。解决这些气候方面具体问题的大部分工具并不在安理会手中。但重要的是，必须确保我们有关萨赫勒的讨论以对这些多重挑战的坚实理解为基础。必须把这些问题纳入我们对冲突的分析以及我们维护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战略之中。

安理会在萨赫勒区域的主要侧重点之一是应对恐怖主义构成的威胁，这是正确的。我们十分重视反恐措施，这些措施在瓦解恐怖网络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这些网络在治理最薄弱的地方最为兴盛。但是，这些措施还不够。还有必要考虑便利恐怖分子招募活动的经济、社会和气候驱动因素。正如易卜拉欣女士提到的那样，假如像博科哈拉姆组织这样的极端团体可以为陷入贫穷和绝望的人提供几百美元，而这些人面临气候造成的困难，因此为了养活家人只能作出严峻和不确定的选择，那我们就不应对许多人不幸选择加入这些团体感到惊讶。

萨赫勒冲突有多重驱动因素，这也提醒我们，把每一个拿起武器的人称作恐怖分子是错误的。多数情况下，个人和少数群体由于感到无望而叛乱，只有通过谈判和和解进程，解决这些人的愤怨，才能使他们复员并重返社会。

新西兰历来强调，要解决和平与安全问题，就必须通过各种行为体的共同努力。例如，我们始终积极支持鼓励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和我们安全理事会双方改善工作方法，并与次区域机构开展合作。这项原则在萨赫勒区域与在其它地方一样重要。在萨赫勒，我们不幸面临的情况是，问题虽得到了合理的清楚界定，但解决办法却迷失在一大堆战略中。各种方略相互重叠、彼此矛盾或相互竞争，只会起到浪费我们所作努力和减少在实地所产生影响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欢迎最近将联合国各区域办事处整并起来，设立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

新西兰随时准备讨论各种有创意的备选办法，以使现有努力进一步合理化，为萨赫勒区域及其人民带来取得具体成果。

我感谢西班牙和埃及倡议进行今天这次讨论。

加斯帕尔·马丁斯达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和西班牙倡议召开本次非常有意义的辩论会，让安理会更贴近我们必须考虑到的现实情况，尤其是在涉及一个非常敏感的区域时。

我要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刚才陈述了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的看法。伊本·查巴斯先生在这个为应对挑战而新设立的办事处担任职务，我要感谢他所作的出色通报。同样，我要感谢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执行主任让-保罗•拉博德先生、《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莫妮卡·巴尔布特女士以及乍得土著妇女和民族联合会协调员Hindou Oumarou Ibrahim女士让我们如此接近她在萨赫勒区域每天经历的现实。

萨赫勒区域面临各种巨大挑战：极端贫困、粮食与营养不良、危机与冲突、青年激进化、暴力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自然灾害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种种破坏。

关于安全局势，由于该区域各地武装冲突和暴力活动激增，各国政府被迫花费更多资源来应对安全挑战，致使社会发展受到影响。我们最近刚刚访问了马里北部，在那里以及在乍得湖流域和萨赫勒区域其它地方，武装团体、恐怖分子和跨国有组织犯罪团伙的行动正在给平民造成毁灭性的影响。截至2015年12月，有450多万人流离失所，在已经高度脆弱的社区寻求避难。随着乍得湖区域和马里北部暴力和冲突升级，有数百万人越来越依赖其脆弱邻居的慷慨帮助和人道主义援助。

萨赫勒区域粮食无保障、营养不良和贫困要求国际社会齐心协力，援助受严重饥饿和营养不良影响的民众。《2014-2016年萨赫勒区域战略应急计划》是在萨赫勒地区开展人道主义行动的指南。这个三年期战略旨在向受紧急情况影响的民众提供协调和综合的救生援助，以及启动更有针对性的对策来应对影响该区域数百万人的粮食和营养危机。

鉴于面临的挑战极其严峻和极为复杂，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安哥拉要赞扬参与向生活在进出非常不安全地区的民众提供援助的人道主义应急人员。虽然该区域各国政府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作出努力，以便解决这一人道主义危机，但需要有新的紧迫感和决心采取更有效的办法来应对这一人道主义威胁。在这方面，安哥拉还欢迎该区域各国，尤其是萨赫勒五国集团的联合协调。

在萨赫勒，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及土地退化是其他令人极为关切的问题。过去几十年来，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和更加频繁的灾害将萨赫勒人民推向人道主义灾难深渊的边缘。该区域的农作物98%依赖雨水维持生长，所需水源正变得更加稀缺。过去20年来，居民人均可用水减少了40%以上。影响农业的因素不仅有气候变化和荒漠化，还有该区域存在的不安全状况，因为适合发展农业的地区正在被武装团体、恐怖分子和跨国有组织犯罪团伙占据。这使农业活动变得不可能，从而导致年年极度缺粮。

乍得湖不断缩小是萨赫勒区域环境退化的一个惊人例子。乍得湖以前坐落于喀麦隆、乍得、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等国边界上，过去50年来已缩小到只有其先前面积的很小一部分，从而使靠它谋生的民众生活更为困难。这迫使他们迁移到别处去寻找水源和土质好的农地，从而造成移徙者与肥沃地区当地居民之间发生族裔间暴力。易卜拉欣女士清楚地为我们指出了气候变化给我们今天下午正在讨论的这个区域的土地造成的影响。

由于该区域有60%的人口在25岁以下、缺乏教育和失业，贫穷和社会排斥为剥夺权益行为、冤情和激进化提供了沃土。青年认为政府忽视他们，这使他们易被活动于萨赫勒区域内外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团体招募，使他们成为伊斯兰萨赫勒和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利比亚境内的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乍得湖区域的博科哈拉姆组织等团体可轻易猎取的对象。

我们赞扬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同联合国各机构、国际金融机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捐助方和伙伴协调，在萨赫勒开展工作，帮助执行在萨赫勒区域的各会员国开展的若干项目，以便落实《联合国萨赫勒综合战略计划》。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应当继续协助萨赫勒各国打击恐怖主义和克服影响该区域的各种挑战。我们特别赞扬法国派特种部队同该区域各国武装部队协调采取行动，为打击该区域的恐怖主义发挥了作用。萨赫勒五国集团各国努力在边界地区组织开展各种联合安全行动，并且决定设立一个多国工作队来打击萨赫勒区域的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这体现了这些国家在该区域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萨赫勒五国集团的决定同乍得湖流域国家和贝宁创立、参与在乍得湖区域打击博科哈拉姆组织的多国联合特遣部队的决定是类似的。

最后，我们呼吁萨赫勒成员国继续联手彻底解决影响该地区的挑战。我们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支持旨在维护和平与安全，促进萨赫勒地区发展与稳定的区域努力。

阿德宁夫人（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我愿同前面的发言者一道感谢所有各位通报人的通报，我们非常感兴趣地听取了这些通报。我们特别感谢Hindou Oumarou Ibrahim女士描述了萨赫勒地区人民的痛苦困境。

正如前面的发言者和通报人所指出，气候恶劣、环境退化、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是造成萨赫勒地区人民生活艰难，极度脆弱的部分因素。特

别是在过去几年急剧上升的暴力、冲突和不安全使他们的处境更加困难。我们谨强调，这些所谓的“非传统”威胁与该地区和平与安全局势确有联系，明显增加了萨赫勒人民的痛苦，使他们的生活质量恶化。

萨赫勒地区及其居民面对的威胁范围广泛，需要采用同样全面综合的办法加以扭转，或至少减轻其后果。因此，马来西亚认为，今天的讨论非常及时。我们感谢埃及和西班牙代表团组织本次讨论。

极端气候影响持续不断，再加上天气条件变幻无常，造成洪水频发且日益严重，以及干旱时间加长和难以预测，已经导致整个萨赫勒地区农作物歉收和粮食不安全。这种情况加剧了该地区原有的脆弱性，把当地居民推到了人道主义灾难的边缘。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最近一份报告强调，萨赫勒各地又有450万人流离失所，比2012年即仅四年前增加近二倍。报告进一步指出，这种大规模流离失所的关键驱动因素包括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以及该地区暴力和冲突增加。这种大规模流离失所加剧了原已脆弱的人道主义局势，使收容国和流离失所者均面临更大的不安全和不稳定风险。

该地区国家和机构疲于应付大量新的流离失所者涌入，它们提供基本服务，包括卫生、安全、水、环境卫生和教育的能力迅速恶化，我们同样对此表示关切。在这方面，我们谨赞扬在当地的人道主义行为体和机构不知疲倦地坚持工作，尽管它们一再受到威胁，特别是来自武装团伙和犯罪分子的威胁。

我们确信，对萨赫勒地区而言，气候变化是不安全和不稳定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根据萨赫勒的经验教训，气候变化如果任其发展，确实可能成为全球最严重的威胁倍增因素之一。

我们还赞同这种评估，即萨赫勒各地弥漫的贫困生存和几近绝望的气氛意味着，该地区青年特别容易接受恐怖主义分子和暴力极端主义组织的激进化宣传和招募。现在就必须解决这个威胁，以免其将来构成更大的威胁。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在该地区展开促进包容和可信的去激进化活动的举措，如欧洲联盟和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之间进行的合作。我们也支持萨赫勒五国集团国家目前正在法国“新月形沙丘”行动的支持下开展的打击该地区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努力。我们注意到，非洲联盟正在考虑作出类似的努力。

我们认为，稳定萨赫勒安全局势必须继续是国家、区域和国际计划和方案优先突出的一个关键战略要素。因此，我们欢迎并支持非洲联盟（非盟）继续侧重萨赫勒，在其关于该地区的战略中强调治理、安全和发展，这反映了联合国本身的优先事项。回顾本周早些时候举行的关于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未来的公开辩论会（见S/PV.7694），我们认为，非盟和联合国之间在萨赫勒问题上有加强协调的余地，以确保该地区各方案和举措的连贯性和互补性。

在这方面，马来西亚认为，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西萨办）可发挥重要作用，在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特别是非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萨赫勒五国集团之间建立联系。西萨办应设法改善《联合国萨赫勒区域综合战略》的执行情况。在审查这项战略时，也必须考虑到加强各相关实体之间协调的需要。

萨赫勒地区危机的规模、复杂性及其进一步恶化的潜在风险，要求我们立即加以关注并集体作出努力。必须动员更多资源，不仅支持发展、巩固法治和善治的需要，同时打破地区危机和不稳定的循环。作为安理会成员，马来西亚仍然致力于继续与所有地区和国际伙伴及该地区国家密切合作，找到应对并全面解决萨赫勒地区挑战的办法。

伊利切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俄罗斯特别重视萨赫勒地区的局势发展，一贯主张在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积极协调，使该局势正常化。我们谨指出，近年来，萨赫

勒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已经成为一个愈益严重的问题。

自从利比亚局势发生动荡以来，形势急剧恶化。安全形势依然受到边境管理松懈带来的负面影响，此种松懈管理让毒品、武器和其他违禁物品贩运活动得以进行。如果在解决利比亚问题方面没有进展，就不可能找到持久解决萨赫勒恐怖主义问题的办法。

我们相信，我们现在应按照《联合国萨赫勒区域综合战略》的要求，着重重建和加强区域国家的反恐潜力。在这方面，我们谨感谢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反恐执行局）执行主任拉博德先生的通报。我们高度重视反恐执行局为评估各国反恐需要而作出的努力。俄罗斯始终着重建设国家能力，为培训专业人员、包括执法人员提供双边支助。此外，我们认为，执行第1624（2005）号决议，强调预防恐怖主义，削弱恐怖主义的吸引力，打击恐怖主义思想和暴力极端主义至关重要。

关于该区域特有的荒漠化问题，我们赞同这一观点，即它有害于该区域各国的传统生活方式和经济潜力。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包括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引起的土地和土壤退化在内的自然现象，不能被先验性地认为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种威胁。干旱和土地退化可能使冲突区域局势恶化，但我们认为，其原因可能仍是有关政治机构对正在出现的问题作出的对策效果不佳。在此方面，解决荒漠化和土地退化的主要平台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

当在跨国界背景下思考荒漠化问题，我们坚信，必须找到建立在伙伴关系和尊重国家主权基础上的互惠解决办法。我们还应当重视促进技术合作以及为有需要的国家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土地使用方面的培训。当然，提供的援助应考虑到各国具体的国家发展需求和战略以及区域性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不宜直接介入。它不具备这一领域的相关专业知识和必要的工具。安理会的介入可能起反作用，并使国际社会偏离寻找应对土地退化的切实可行解决方案之路。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一个通报人提到安全理事会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荒漠化方面的作用，但这并非偶然。

在纽约，我们可以通过在专门的大会第二委员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论坛框架内，就这一议题展开实质性讨论来产生增值效应，特别是鉴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70/1号决议）在目标15下强调了解决荒漠化和恢复退化的土地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我们认为，荒漠化不是萨赫勒区域粮食和经济安全面临的唯一挑战，这一挑战可能导致激进化并使恐怖分子更容易在受冲击最大的人口群体中宣扬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招募信徒。我们确信，该区域的所有各种同样复杂的问题都需要通过连贯地执行联合国萨赫勒区域综合战略加以解决。这是一个有益的举措，并已证明其价值。我们不过刚开始通过在多个领域成功实施各项目来充分挖掘其潜力。我们希望，今年2月份秘书长萨赫勒问题特使办公室与联合国西非办事处的合并将为实施这一战略创造必要的协同效应。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以本国代表身份发言。

我与安理会其他成员一道，感谢我们的通报人所做的各类多层面通报。毋庸置疑，安全理事会亟需这种全面的设想，并且必须进行深入分析，以确定我们正在应对的各项冲突的根源。

我们听到的这些很有价值的通报清楚地表明，萨赫勒区域面临挑战的复杂性和相互关联性制造了一个复杂的现实，要求在解决问题时必须采取全面的方法，而且应当运用多种工具，以同样的关注度来应对所有威胁。面对这些不同的挑战，必须使国际、区域和国家努力协调一致，以防止犯罪和恐怖武装团体利用该区域的任何薄弱环节。

埃及认为，联合国萨赫勒区域综合战略可能是协调和动员所有努力以有效应对各项挑战的合适的

政治框架。有效实施这一战略将给该区域的现实带来质的改变。因此，埃及赞同秘书长今年1月的提议，即将秘书长萨赫勒问题特使办公室与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西萨办）合并，以便最大化可资利用的后勤和人力资源，并找到在执行该战略方面实现真正质的飞跃的方法，同时，着重提高萨赫勒各国的国家能力。

因此，我们相信审查这一战略对确定已取得的进展及其在实施中的缺陷至关重要。我们必须确定有碍实施这项战略的国家和区域因素。我们还认为，未来实施这一战略的努力必须具有充分的灵活性，以适应非洲萨赫勒的各种变动因素和不断升级的挑战，特别是与整个区域气候变化、环境恶化、恐怖主义意识形态蔓延和有组织犯罪有关的挑战。

必须调动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以增进人们对萨赫勒区域这些新威胁的认识。我们必须鼓励国际和区域伙伴投资于国家和地方能力建设，以减缓各种环境危机，并确保建立更加可持续的地方社区。因此，埃及呼吁西萨办确保今后的报告提出在萨赫勒区域执行该战略的构想，包括各种数据、统计数字以及实施各项方案和活动的时间框架。该办事处如何对各国优先事项和该区域各国人民的需要作出回应？这将有助于安全理事会了解这一战略的执行情况及其不足之处。

今年4月27日通过的关于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审查的第2282（2016）号决议，是对执行联合国萨赫勒区域综合战略努力的绝佳补充。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在该决议中采取的方向优先侧重设立一个全面政治框架，以便在兼顾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各层面的情况下努力实现可持续和平。实际上，我们认为，建设和平委员会必须成为一个使联合国各项努力形成合力的政治论坛。

埃及准备通过埃及发展伙伴关系局实施的各项方案，与萨赫勒区域各国人民和政府合作。该局在伙伴关系和本国自主性原则的基础上，建设各领域的国家能力。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职能。

我现在请布约亚先生发言。

布约亚先生（*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主席给我这一机会发言并向安理会通报非洲联盟在萨赫勒区域的活动。我在发言中将着重谈四点：第一，重申支撑非洲联盟萨赫勒战略的数据和原则；第二，非洲联盟在应对安全挑战方面的贡献；第三，应对治理挑战；第四，应对发展挑战。

非洲联盟对萨赫勒区域的承诺可追溯至利比亚危机时。2011年12月，一个联合国-非洲联盟联合特派团被派往萨赫勒区域，其目的是调查移徙者回返对该区域各国稳定的影响。2012年3月在亚的斯亚贝巴，该特派团发布了一份报告，专家们对该报告进行了审议。这份报告向非洲联盟和联合国提出了建议。这些建议奠定了联合国萨赫勒区域综合战略的基础。它们还对非洲联盟制定其萨赫勒区域战略产生了启发作用，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2014年8月11日通过了这一战略。

借助这项战略，非洲联盟正致力于应对在萨赫勒区域查明的三项挑战：安全、治理和发展。在安全领域，我们看到，萨赫勒区域遭遇了许多在此讨论过的问题。其中包括安全问题、恐怖主义；走私，包括贩运毒品、其它产品和人口；移徙、叛乱和国内冲突——这主要与气候变化引起的对自然资源的争夺有关。

在治理领域，人们注意到，萨赫勒区域各国面临若干问题，特别是，它们的国土都很辽阔。它们的人口几乎处在该区域的边缘，特别是在经济和环境都脆弱不堪的地区。这些国家在治理方面都很薄弱。它们可利用的资源十分有限。它们无法完全控制本国领土。存在腐败问题。

关于发展，这些地区都很贫穷。它们是非洲、乃至世界上一些最穷的地区，而且那里的人口正在爆炸式地增长。生态系统方面的状况极其脆弱。某些地区常常遭遇粮食无保障、自然灾害、洪水和旱灾。

举例而言，通过调查马里北部的局势，确立了安全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众所周知，在马里北部开展敌对活动的是图阿雷格裔马里人。从根本上来说，他们是1973年因为当时的一场可怕的旱灾而移居利比亚的阿拉伯人。在此情形中，我们看到，该区域历史所证明的现状，体现了萨赫勒区域不安全局势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联。

在非洲联盟战略文件中，我们首先对萨赫勒区域作了界定，因为对该区域的定义缺乏共同的理解。对我们而言，萨赫勒是一个横跨南马格里布和北撒哈拉非洲、从大西洋到红海的区域。它包括众多国家——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在讨论非洲联盟战略时，我们考虑到了非洲联盟的方方面面，即委员会、各区域经济组织以及若干参与发展或治理的非洲专门机构。有些组织专门从事环境方面的工作，如“撒哈拉和萨赫勒绿色长城”。

非洲联盟在与其它国际社会组织合作中的作用是，在不越俎代庖的情况下，帮助该区域各国应对所查明的安全、治理和发展这三项挑战。如果我们考虑这三项挑战，我们认为，非洲联盟可以发挥比较优势，特别是在安全和治理领域。非洲联盟为何投资于萨赫勒区域的安全？而根据该组织的规定，安全通常由区域经济共同体负责。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它存在于这一事实中，即：萨赫勒区域横跨数个区域经济共同体，包括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北部的东非货币联盟以及东部非洲的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和其它组织。

非洲联盟对安全有何贡献？如很多人之前所述，有三个涉及萨赫勒区域安全的热点问题。马里北部的局势尽人皆知。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签署了《和平协议》，但局势并没有改观。往常的恐怖主义运动——伊斯兰捍卫者组织、争取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及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照旧存在。这些组织正在该地区活动，袭击马里军队、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及民众，等等。如今，还存在我可以称之为新一代恐怖团体的组织，包括马西纳解放阵线。我们看到，安全无保障现象没有减少，甚至正在向南部和整个西非扩展。瓦加杜古和大巴萨姆的事件反映了这一趋势。缺乏安全的第二个原因在于乍得湖流域国家。约10天来，我们闻悉局势得到控制，但我们知道，暴力程度仍非常严重。安全无保障的第三个根源是利比亚局势引发的，该国的局势混乱不堪，但对整个萨赫勒地区构成切实威胁，特别是因为伊斯兰国在那里的存在。在此之前，马格里布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青年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接受训练；如今，他们无需长途跋涉。他们可以去利比亚。非洲联盟所做的贡献是什么？马里危机伊始，非洲联盟一直努力解放马里北部，调解和贯彻《瓦加杜古协议》和《阿尔及尔纲领》，并对各项和平协议采取后续行动。非洲联盟参与负责监督停火的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并参与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整编和安全部门改革委员会。非洲联盟参与的第二个方面是通过努瓦克肖特进程促进区域安全合作，该进程的重点是信息交流。例如，我们每两个月就将11个萨赫勒国家的安全和情报部门负责人召集到一起。每六个月，11个萨赫勒国家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便聚集一堂，因为我们发现安全合作产生政治信任。如今，区域合作是应有之道，这是个既定事实。这一合作在乍得湖流域国家取得成果，并且是在大巴萨姆遇袭后取得的。本区域四个国家协力调查这些袭击制造者的网络，取得了显著成果。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我认为，这也是最近从阿布贾首脑会议上取得的成果。

非洲联盟参与的另一个层面是，应本区域各国国家元首的请求，评估马里北部的局势，并确定非洲联盟和本区域各国如何能够齐心协力，加强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在这方面，评估团的报告很快就会发布。

我接下来的问题涉及非洲联盟在治理和政治领域的贡献。在马里，非洲联盟继瓦加杜古和阿尔及尔之后处于和平进程的核心，如今参与《和平协议》的执行工作。非洲联盟主持处理政治和体制问题后续委员会小组委员会的工作。我们知道，这一

问题是我们所称的《和平协议》落实工作的核心，而该项工作几乎没有获得什么势头，不过我们仍然认为，马里的和平前景真切存在，因为《和平协议》的签署国仍然相信该协议，这得益于国际社会的巨大政治和经济支持。

关于利比亚，非洲联盟正通过邻国和派遣特使以及一个国际性的利比亚监测组开展工作。在乍得湖流域委员会的成员国，非洲联盟大力支持利用多国联合特遣部队打击博科哈拉姆组织。在萨赫勒地区其他国家，我们践行预防性外交，密切监测这些国家的事态发展，在涉及选举时特别是尼日尔、乍得和布基纳法索的选举时尤其如此。非洲联盟也通过一些项目和方案进行参与，以促进或支持善治，特别是权力下放、去激进化、对选举进程的支持及人权。经济上，非洲联盟的议程上有两个议项。第一个议项是动员在经济领域开展工作的非洲机构，如非洲开发银行、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及非洲联盟委员会的一些部门。第二个议项涉及萨赫勒战略的协调工作。鉴于这些战略的多样性，2013年11月达成一致，将为这些战略建立一个协调框架，由本区域各国管理。多年来，马里担任该框架的主席；如今，乍得担任主席。非洲联盟和联合国为我们所称的萨赫勒战略部长级协调平台提供秘书处服务。

最后，萨赫勒仍是一个困难重重的区域。关于安全问题，两个局势理应得到安理会持续关注。第一个是马里北部的局势，尽管国际社会在那里做出种种努力，但没有什么改观。因此，必须采取一些行动来避免恐怖分子比国际社会其余成员更占上风。第二个是利比亚局势。只要利比亚仍不稳定，萨赫勒就不会有和平。事情就这么简单。因此，这些问题仍须列入安理会的议程。谈到发展，我们高兴地注意到人们持续关注萨赫勒，但是，本地区的需求巨大，国际社会的努力必须是长期性的。本地区必须得到支持的一个可喜事态发展是，本地区各国对所有这些战略行使主导权。我在此是指建立萨赫勒五国集团。该集团是2013年以来在努瓦克肖特进程中举行的所有辩论会的成果。五国集团必须得到支持，但我们不可忘记，萨赫勒地区覆盖的不止该五国，为了应对一些挑战，如安全与发展挑战，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五国集团之外。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请洛萨达先生发言。

洛萨达先生（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国埃及以及西班牙和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为欧洲联盟提供机会，阐述我们正在萨赫勒地区作出的许多努力，推动构建我们认为或希望认为的欧洲联盟和萨赫勒多层面战略伙伴关系。

我还要感谢和赞扬通报人在本次会议之初所作的精彩发言。他们的发言不仅丰富了萨赫勒问题辩论会的内容，而且也证明萨赫勒目前是并且必须继续是国际议程上的重要事项。

（以法语发言）

萨赫勒是上演许多危机的地区，它带来多重挑战，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也带来许多机遇，如就在一年前签署的《马里和平协议》，以及加强了萨赫勒五国集团间的区域合作。然而，与此同时，正如拉博德先生雄辩地描述的那样，我们正目睹非洲境内和涌向欧洲的非正常移徙与日俱增，极端主义和恐怖势力有所抬头；同时，正如Barbut女士和秘书长特别代表伊本·查巴斯先生所述的那样，我们看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包括萨赫勒地区的荒漠化速度加快。我想在此澄清一点。归根结底，我们要打击恐怖主义，就必须确保国家机构的存在，因为治理真空是恐怖主义的氧气。我要就此提出四点意见：欧洲联盟萨赫勒战略、马里、萨赫勒五国集团及基本的协调问题。

我的第一点意见是欧洲联盟的战略和行动。欧洲联盟——甚至在马里危机发生之前就率先于2011年通过一项针对萨赫勒的战略和综合办法，这促使于2015年4月通过一项区域行动计划。其宗旨是加强我们与该次区域的政治对话，并支持萨赫勒地区国家，其范围现在已扩大到萨赫勒五国集团的所有国家。

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向萨赫勒国家做出坚定承诺，特别是通过一项全面办法，以便将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短期应急措施以及在中长期内支持结构性改革密切联系起来。对于我们而言，这是非常明确的。没有发展，就没有安全；但是，没有安全，也不会有发展。二者密切相关，也是欧洲联盟2011年战略的根本基础。

欧洲联盟将在2014年至2020年通过其各种合作手段和人道主义活动为萨赫勒划拨逾50亿欧元。如果包括成员国的行动，这一数额预计将超过80亿欧元。欧洲联盟的其他手段包括共同安全和防卫政策特派团，如欧洲联盟萨赫勒马里和尼日尔能力建设特派团、欧洲联盟马里培训团及成员国的行动。

在2015年11月的瓦莱塔峰会上，欧洲联盟的一个紧急信托基金获得通过，以支持非洲的稳定，并消除非洲非正常移徙的根源和流离失所者现象。萨赫勒和乍得湖流域账户收到的资金高达10亿欧元。1月和4月决定的项目将近有30个，资金数额近3.82亿欧元。6月13日，业务委员会将举行会议，以核准新的项目。我还要重申，这两个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是一个我们只能合力遏制的现实。正是为了加强这一合作，欧洲联盟才支持多国联合特遣部队打击博科哈拉姆组织。当然，我们将继续这么做。

正如《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今天提到的那样，气候变化及其对萨赫勒的影响也是欧洲联盟方针中的一个明确优先事项。欧洲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上达成的历史性协议的核心，并完全致力于执行该协议，特别是在萨赫勒，具体手段是加强弱势群体——抗灾能力倡议全球联盟——的抗灾能力，借助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联盟各项方案框架内提供的支持适应气候变化，以及自然资源的统筹和可持续管理。

萨赫勒国家日益面临荒漠化和土地退化，这危及粮食安全、生计、人口稳定和安全，更广泛而言，危及这些国家严重依赖农业的经济。西班牙常驻代表说得非常好，这是全球变暖的中心地带。欧洲联盟是《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主要参与方，欧盟通过广泛的举措积极支持执行该公约，如我们对“绿色长城”、“防治荒漠化行动”、“RIVER项目”以及其他促进土地可持续管理项目的支持。在这一努力中，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决心继续支持萨赫勒国家，因为这种努力对于该地区的长期繁荣、稳定和安全仍至关重要。

第二点意见涉及布约亚总统提到的马里。我借此机会重申在马里执行和平与和解协议带来的历史机遇。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现在已远离一年前的情况。当时，各派之间仍有冲突。没有马里的稳定，就不可能有萨赫勒的稳定。因此，这是一个优先目标。我想强调，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同联合国一道，运用一切技术和财政手段，在马里作出坚定努力，并要肯定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马里稳定团）和“新月形沙丘行动”为应对马里和萨赫勒和平面临的诸多挑战而作出的努力。

第三点意见涉及萨赫勒五国集团。欧洲联盟欢迎建立萨赫勒五国集团，我们在政治层面支持该集团。该集团显示这些国家坚定地承诺同心协力，共同协调一致地应对安全和发展方面的诸多跨界挑战。

2015年11月6日在恩贾梅纳举行的有欧洲联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洲联盟委员会副主席费代丽卡•莫盖里尼出席的萨赫勒五国集团国家元首峰会通过了欧洲联盟-萨赫勒五国集团路线图，提出了将要实现的目标。路线图确定了对话、协商及合作机制，以及计划在2016年开展的主要活动和落实的联合举措。安全、边界管理、反恐、青年与激进化问题、贩运活动以及有组织犯罪等问题处于我们优先事项的核心位置。我借此机会强调， 定于6月17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另一次高级代表与萨赫勒五国集团各国外长会议。他们将在会上分析我们路线图的执行情况和前进道路。

我的最后一点看法是关于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协调。我认为，协调是我们辩论的焦点。如果我们数

一下关于萨赫勒问题的所有各种倡议和战略，我相信现在可能有16项甚至更多。显然真正需要协调。这种协调的确存在。布约亚总统先前提及《纲领》和其它机构。我要强调欧洲联盟与联合国之间出色的协调。这主要体现在秘书长特别代表兼马里稳定团团长穆罕默德•阿纳迪夫先生参加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联盟政治和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在这些机构及其特别代表、尤其是特别代表伊本 • 查巴斯之间举行了许多会议和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交流。还同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其它机构以及同“新月形沙丘”行动进行非常密切的合作。但是，我们必须竭尽全力进行协调。不然的话，我们将处于不利地位。不言而喻，我们必须共同努力。

最后，清楚的是，只有在民主施政和人权框架内才能切实应对这些挑战。而民主施政和人权框架则包括保护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民主原则、法治及平等享有司法救助和基本社会服务、公平和可持续地管理自然资源，以及当然还包括善政。

这是非洲同欧洲联盟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最后，让我引用高级代表就根据非洲自主权原则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所说的话。她的话概况了我们采取行动的强烈愿望：“我们并非为非洲工作；不是的，我们同非洲一道工作。”

下午6时25分散会。